

愛情的渡口

時間、空間和機緣是一個個點，點和點之間拉成了線，線和線之間手拉手連成了面，面和面糾結織就了網，一張宿命的網，網羅你我在其中，無所遁逃。

既非舊識，更非同校，地理距離幾百公里遙遠。我來自多晴少雨的中南部雲林，你來自以雨聞名的東北角宜蘭，原以為多晴乾燥的我應可陰乾你的潮濕，讓你一同分享我的乾透清白，沒想到，素來好高騖遠的我又再次的高估自己。我非但沒有陰乾你的潮濕，反倒被你弄的一身濕。兩個過於潮濕的人醞釀出的愛情，最終還是發霉腐爛。

零六年五月中旬，一個接著一個的巧合堆成了階梯，帶我到你那邊去，讓我認識你。初識你時，正處於人生的至低潮點，每天都像活在深深的海溝中，沒有光亮也沒有顏色，只有無邊的暗藍和寂靜。十八歲甫進大學的我，擁有一張最乾淨的青春畫布，眼見大

家的畫布上似乎都填進了斑斕瑰麗的色彩，只有我自己讓我的那張變成了骯髒的抹布。那時的我對於未來沒有目標，對於當下所唸的科系沒有認同，偏偏學校的制度又讓我想轉系的願望得不到回應，從傷心到麻痺，我開始活在漫無標的日子裡，任隨命運將我擺渡，擺渡到哪裡是哪裡。就在這樣深深的絕望中，我認識了你。名為 MSN 的小綠人替我們搭起了橋，讓我們得以在橋上相遇。是的，一切，都是由 MSN 開始的，一切，都是從知心開始的。知心的知字有個小小的口，它是我心中愁苦的小小開口，我每天將它們倒一些給你，你也好耐心的全都接收。漸漸的，這個小小的口長出了美妙七彩的花朵，替我乏善可陳的青春畫布平添了好多瑰麗的顏色。

與我相比，你是那麼的理性沉穩，那麼的善於把我糾結的思緒梳整的平順整齊，還我剔透澄亮的笑容，在我當時乏善可陳的生命裡。我感覺黑暗的日子裡，突然出現了一顆替我發亮的星，阿，我好希望那不是顆一閃即逝的流星。

流星雖然很美很耀眼，光澤閃閃動人，在人覺得沒有希望、無路可走時偶然劃破黑暗的天際，的確會讓人永生難以忘懷也是很震懾人心的美麗，就像幾乎是女人都會喜歡的鑽石一樣。可是，我誠心的希望我跟你之間的關係不是如此的，比起這樣短暫炫耀後不見，我更希望你是在我的天空中恆久替我發亮的恆星。亮度一定，溫度一定，位置一定，無論何時只要我需要你時抬起頭就能看見你熠熠的光芒永遠在那裡替我閃爍，給我安心和穩定的力量。我不要轟轟烈烈，我所要的只是細水長流，能在累透了的時候與你手牽手靜靜的看風景這種長遠樸實的關係。在當時，老天爺的確聽到了我的乞求。或許是前世你我之間曾經許下了約定，我們之間的情感發展得是那樣的自然，就好像魚之於水，鳥之於天空一般，是那樣的自由自在卻緊密相依。日子，就在這樣的相互陪伴下慢慢度過，終於到了你我約定好見面的那一日。

我搭上了通往新竹的莒光號列車，一路上我的心異常的喧鬧，火車站裡人來人往的喧鬧聲、火車啟動的聲音、車廂內嘈雜混亂的人聲，我恍若未聞。我的心早已被緊張填滿，沒有縫隙讓我有片刻的分神注意別的人事物。連因為太迷糊忘了先訂車票而連續站了三小時的腳都是到了下車站時才發現原來已經在長久的站立中抽筋了。爲了給你看到我最好看的樣子，心機的我還自以爲聰明的穿了一雙跟鞋，想不到這雙跟鞋反倒是更加劇了我抽筋的疼痛。狼狽的下車後，我偷偷的找了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按摩備受折磨的雙腳，背包裡，你的來電不斷的響，而我卻沒有接。啊！對不起，初次見面我實在是不能讓你看到我這個樣子的，腳啊，你要爭氣點，這可是很珍貴的第一次見面呢。莫約十分鐘後，腳恢復了知覺，我顫抖的走出了第一步，踏上了年輕生命中的第一片命運船板。看著手機裡六通的未接來電，原本要回撥給你的我，卻把手機蓋了起來。已在命運船上的我，若你與我在同一艘船上的話，那我們不需要手機的幫助。我相信巧合，我相信命運。縱然火車站裡人來人往，即便是相熟的人要互

找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有一股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信念：如果你我真的是命中注定的話，那麼在大的人潮都沖不散我們，因為愛情的聲波是只有命定的彼此才認的出，我們會在嘈雜的人聲中辨認出彼此。

於是我們真的認出了彼此，並且一眼就喜歡上彼此。之後我們的愛有如被春神召喚怒生的花，開始如火如荼的生長，一下子的時間整座花園裡滿是馨香，我們陶醉在其中流連忘返。

所以後來是怎麼結束的，無論如何我是再也不願意去回想起了，我只願當初我們的夢永遠的醉在那座花園就好，其他的髒惡我不想管也不願再管了。雖然，現實還是殘酷，我拚了命遮掩起的雙耳還是被遠方你和她喧鬧的聲音穿透。穿透我的耳，注入我的腦，然後像毒一樣腐蝕掉我的心。

沒有心的我何能經營自己的生活，我竟過了一年
多恍恍惚惚的日子，生活完全失去秩序，更做出了許

多現在回想起來都難以啓齒不符合社會標準的事。可是在當時做那些事的當下已經無法去思考符不符合標準，因爲自己早已變成了一位沒有標準的人。

然後呢？故事總該有個然後。然後，已經過了一年多，然後，現在的我，很幸運的依然完好無缺並冷靜書寫著你我。

莎士比亞說：愛情是一朵開在懸崖上的花，只有有勇氣的人才能摘取的到。我想，最少我們都曾經是有勇氣的，那麼結果如何在現在也就不必太追究。愛情的渡口總是人來人往，有人來就有人走，所有的快樂悲傷都是一場公平的輪迴。既然如此，在載往你的大船已遠離的此刻，我願誠摯的站在渡口給你祝福。期盼載著你的那艘船駛向的是少波少紋的海域，更願相信不久之後，也會有一艘從遠方來的大船，載著我駛向幸福和永遠。縱然，在此刻你我不再同船，不能相伴。